



念念“葡”忘野藤情

■ 刘岳祥（浙江）

每次到盖北，车过夏盖山，进港大道两侧一片片绿荫荫的野藤葡萄园就映入眼帘。微风吹拂，万头攒动，像一望无际的绿色海洋，令人心旷神怡，“江南吐鲁番”真的名不虚传。

如说游客爱盖北有十个理由，山河美景、文化底蕴、美食诱惑……，那么我爱盖北一个理由就足够——野藤葡萄，野藤葡萄的藤蔓串起了我与盖北三十多年的不解之缘——念念“葡”了情。

三十年前，我在白马湖春晖园读书时，住在望湖楼，同一寝室对铺的谢同学是谢塘人，每次开学季葡萄时，总会从家里随带一些新鲜的葡萄给我们尝尝。那时条件简陋、物质匮乏，葡萄可是上佳的果品，特别对我这样来自虞南贫困家庭的学生，从没见过世面，葡萄自然是稀罕水果。谢同学厚道大方，每次都毫无保留分享给大伙儿，那一颗颗晶莹剔透的葡萄不啻是强力清心丸，含在嘴里，甜甜的、酸酸的，清凉圆润、润喉沁脾，那滋味甬提有多美，至今回味无穷。那可是高中三年紧张学业之余的珍馐佳品，也是那段艰

难时光留下少有的甜蜜记忆。大学毕业后，谢同学来到中国葡萄之乡盖北，在镇政府农办工作，近水楼台，我自然与葡萄再续前缘。高中同班同学中，我与他走动算多的、一直保持着杯水情谊，每每葡萄上市的时刻，他总记得我这个老同学，路远迢迢从盖北开车来百官，给我送上两盒新鲜的野藤葡萄，放在我家小区的门卫，外面还扎上绸带，精心包装，像进口水果。包装精美的野藤葡萄像穿着绿色旗袍的妙龄少女，清新透亮皮色与甜美的果肉里散发着盛夏的芳香与海洋的潮气，让人一见倾心、一尝不能自己。放在餐桌上，不仅是一道精美的生活风景，也是一份浓浓的同学情，如此这般，这几年来几乎没有中断过。

野藤葡萄，不仅连系了我与谢同学念念不断的三十多年同学情，也几乎成就我的一段爱情佳话。那是二十多年前，同是野藤葡萄上市的时候，谢同学从老家打来电话，叫我去盖北尝葡萄，我自然十分高兴，欣然前往。兴冲冲地赶到野藤葡萄基地，在如今丰富村的葡

萄园里，享受一顿奢侈的葡萄盛宴。绿荫的葡萄棚下，一串串葡萄像珍珠玛瑙冰凌儿似的挂将下来，晶莹剔透、芳香四溢，硕果累累，像水晶灯、像钟乳石一样，红富士、巨峰、美人指等等，一应俱全、目不暇接，各式品种各样形状都有，如同万国博览会。不由吟起徐渭的题诗《葡萄园》——“半生落魄已成翁，独立书斋诵晚风；笔底明珠无处卖，闲抛闲扔野藤中。”，徐渭先生才华横溢、一生郁郁不得志，但他赋诗的野藤之名，把它比喻成明珠乃是神来之笔，野藤葡萄被喻为“江南明珠”、逐步成为上虞“四季仙果”的主打品牌之一，也实至名归。

在葡萄棚的绿荫下坐着，一边吃着甜美可口的葡萄，一边吹着凉风，真是绝妙享受，也是难得的避暑佳处，当然最难得的还是收获了我的初恋。当时同行里还有一位妙龄的姑娘，她与我走得很近，一起摘葡萄、洗葡萄、吃葡萄。一起说话很投机，感觉十分融洽，相见恨晚。事后我提了两箱野藤葡萄乘车送她回去，回去的一路上也有说有笑，彼此也有好感，

临别留下了电话，就这样开启了一段无疾而终的恋爱；由于各种原因，尽管我与她最后没走到一起、牵手成功，但当时我与她一起摘葡萄、尝吃葡萄的快乐时光一直留在我脑海里，历历在目、记忆犹新。在送她回去路程中，我走在她身边，成熟少女清新的体香与野藤葡萄的馥郁芳香久久萦绕在我胸腔里，至今不曾散去。那是谢同学特意为我安排的一出“楼台会”，缘来也是谢同学的良苦用心，只可惜有缘没份。事情过去了二十余年，当初朦胧的爱情已是昨日黄花，可谢同学的拳拳之心没有随岁月流逝，反而更加清晰，历久弥新。

后来，谢同学也曾给我牵线过一位，可惜我当时正沉迷与未来爱人的甜蜜中，婉言谢绝了，现在想起来我确实有点违情理，我的年少轻狂辜负他的一番美意。他是一直很想关心这位老同学的婚姻大事的，结果还是违拂了他的一片好心，心里一直是愧疚的。事后过了好多年，我跟尚幼的女儿私下对起了这件事，“当时如听了你谢叔叔的，就不会有

你了咯”！记得当时她正吃着葡萄，专心吃葡萄的女儿听了，扬起小脸，瞪大眼睛，不知可否看看我，女儿圆圆的脸、大大的眼睛，真的活像葡萄，湿润明亮，会说话一样，当时心里的滋味真的像吃葡萄一样。

每次到盖北，远望一大片碧浪翻滚的葡萄园，我就会油然而想起谢同学，眼前就会浮现他烈日下奋战在现场为葡农服务的情景、想起他给我送葡萄的场景、想起他做红娘为我感情牵线的故事。这位厚道热诚的老同学，他的古道热肠、不苟言说、不记乡愿的秉性就如盖北的野藤葡萄的醇厚品质，“葡萄”不言、下自成蹊，让我久久不能忘怀。

当然，也不能忘怀像谢同学一样拥有野藤葡萄品质的朴实勤劳、热情好客的2.7万盖北人民。他们背山向海，用心与手耕耘着这片海滨热土，创造着“共富家园、幸福盖北”，迸发野藤葡萄的生命张力，传递念念“葡”忘野藤情，共赴山海、生生不息！

似曾相识燕归来

■ 汪孝雄（湖北）

我居住的地方有好几窝燕子。每当节令跨进春分，那远赴南方的燕子就会翩翩归来。春分物候有云：一候玄鸟至。玄鸟，即燕子。

早在一个月前，当我们还身着棉衣抵御料峭春寒之时，它们就已归心似箭，振翅踏上了遥远又艰难的回归之路。它们从马来西亚甚至澳大利亚出发，跨越重洋，飞越山川，白天觅食、休憩，夜间飞行。它们的翼尖，闪烁着星光与月色。它们以地面山川、海岸线或空中月亮、星辰为导航标志，还凭借对地球磁场的感应辨别方向。

每年，燕子风尘仆仆从南方归来，我的房前屋后，顿时便热闹起来。清晨，天还未亮，昏黄的路灯下，它们就早早醒来，叽叽喳喳，于檐前飞来旋去，不停地绕着圈子，仿佛正做着某种游戏；累了，就一只只排列到电线上梳理羽毛，或唧唧我我，相互亲昵地啄吻。每当这时，我的梦就随之结束，一天的生活也便在它们悦耳的絮语中拉开帷幕。

在众多的候鸟里，燕子是我认识最早且最为熟悉的，

无论是在生活中，还是在文学作品里。至今仍记得清晰的，就是郑振铎先生那篇被选入小学课本的《燕子》：“一身乌黑光亮的羽毛，一对俊俏轻快的翅膀，加上剪刀似的尾巴，凑成了活泼机灵的小燕子……”这简洁明快而又形象生动的语言，在我看来，堪称描写燕子最好的文字。其次是晏殊的“似曾相识燕归来”，这句词蕴含着对自然规律和人生变化的深刻思考，既描绘了眼前燕子归来的实景，又通过“似曾相识”将自然景观与词人的主观感受相融合，营造出一种空灵、蕴藉的意境。

其实，我也曾写诗吟唱过燕子：这似曾相识的词/在眼前闪动/一眨眼/就从油菜花灿烂的中心/飞上三月的柳梢/春风的意蕴/被表达得淋漓尽致/这呢喃的象形符号/印刷体精致的词/在线装本的古籍里/打开剪刀/把诗歌平仄的意境/裁剪得柳叶般翠绿……这三十年前的稚嫩诗作，如今看来，并未跳出前人的窠臼，最大的不足，是没能把燕子同自己的生命联结起来，写出属

于自我的独特感受，很有点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的意味。

在我的生命中，真正让我关注燕子，并将其同我生命相连的，是十五年前母亲去世后的那个春天。此前每次回到老家，总能看到母亲的身影，听到她的声音，可那年回去，母亲已与我天人永隔。打开老家大门，屋内空空荡荡，只有她挂在墙上的遗像，熟悉的微笑刺痛我的双眼。立在床前柜子上还在嘀嘀嗒嗒走着着的闹钟，格外刺耳。这闹钟是大哥的，母亲有次到菜市场买菜，起早了，受冻感冒，大哥便把侄儿读书时用过的闹钟带回给她，教她上发条，识别时间。走出屋子，我突然看到几只排列在门前电线上的燕子，悲伤便再一次涌上心头。这些燕子，去秋离开时，母亲还能下地劳作，如今，仅隔数月，它们归来，却再也寻不到母亲了。那一刻，我对燕子突然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感触，它们仿佛远离家乡的游子，千里迢迢回到家乡，展现在眼前的却已物是人非。那晚，我写了首题为《燕子》的诗：它们从遥远的南方归

来/寻找去年的巢/寻找去年认识的人/它们惊异堂上的灵牌和挽幛……以表达对母亲的怀念。

那些年，我因工作一直寄居县城，很少回老家。一天，我在城郊看到歇在电线上的燕子，惊喜地发现，它们虽然一年两迁，千里奔波，且衔泥筑巢，异常艰辛，但它们的生命里是没有冬天的，它们以一双柔弱又坚韧的翅膀避开了冬天，远离了风雪、严寒。这与其说是它们的天性，不如说是一种智慧。这种智慧在古人的诗句里就有所体现。如杜甫《双燕》中“应同避燥湿，且复过炎凉”句，就描绘了燕子为避燥湿、度炎凉而在人类堂屋筑巢，寓意着人们在生活中也会寻找适合自己的环境和生活方式，传达出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和对生存智慧的赞美。

我有个朋友是位诗人。当年，因单位不景气，又不甘终老于小县城，便毅然“北漂”。十年后，他名利双收。而这时，打工的杂志社改制，他便回到南方城市，入职某所大学。临近退休，他再次出人意料地选择到鄂北山里

建房，远离城市喧嚣，过起了田园生活。他曾花十三年写就《燕子，燕子》一诗：“燕子，燕子向他飞来/又折回，它不认识那个//流落到北方胡同的男人/燕子飞离，好像不忍看见//他南北的迁徙和折腾……”在这首诗里，燕子像是他人生的见证者，他如燕子般在不同的城市辗转，机敏地规避不同阶段可能面临的困境，就像燕子避开冬天一样。当年，他如果继续蜗在小县城，就很可能没有后来的成就；如果继续待在北京，则必须忍受一线城市带给他的生活压力。他的几次选择，都充满了智慧，巧妙地摆脱了即将面临的窘境，避开了生活的“寒冬”。看来，作为万物灵长的人类，也应多多向燕子学习。

也许明天，或者后天，燕子就会翩然闪现在我眼前，翅膀抖落一路风尘，双尾剪开明媚春色，“叽——”的一声奏响春的赞歌。它们的归来，不只是季节的更迭信号，更是生命智慧的生动诠释。